

## 雲上有書院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出差，參加上海書展，展場人潮湧動，熱鬧不待言。十多年不曾來滬，今次頗感耳目一新，從巷弄裏各具特色的咖啡館，到樹影搖曳步行街上的舊時洋房，再到散落在城區的個性書店和眾多年輕人打卡的藝文空間，莫不如是，引人流連。

早就聽聞上海這些年新設多間特色書店，大多已是網紅景點，單看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的圖文分享，已惹得愛書人心動。今次抵滬方便探訪其中數間，包括藏在鬧市景區的大隱書局，以及舊時洋房活化改建的思南書局，各有各姿態，而最讓我念念不忘的，當屬有「全球最高書店」之稱的朵雲書院。

世紀出版集團以「朵雲書院」品牌，在上海及周邊城市打造數間旗艦書店，選址及空間美學各有不同，其中位於全球第二高樓上海中心大廈五十二層的朵雲書院，以「山水、秘境」為主題，從空間布局到圖書文創選品再到動線設計等，都花費頗多心思，以期這間「雲上的書店」不僅是好奇的年輕一代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也能成為愛書人的心頭之

好。要建成一間既讓年輕人心動、又讓愛書人心安的書店，絕非易事。如今太多網紅書店如曇花一現，熱鬧轟動一時，卻逃不開落寞乃至停業的命運。個中因由，正正在於圖書選品不佳、運營創新不足，以至缺乏對讀者長久、持續的吸引力。而朵雲書院運營方對於圖書品類和展陳的高度關注，足以令其從一眾「網紅」中脫穎而出。

我們到訪當日並非周末，店內仍暢旺，有些遊客固然為了在這俯瞰黃浦江的落地大玻璃窗美美來一張自拍，亦有不少讀者是專為尋書而來。店長向我們介紹不同分區特色，其中「豆瓣專區」和「倫敦書評書店專區」尤其讓人印象深刻。兩個特色專區分別展出內地文青聚集的豆瓣網站網友推舉的高分圖書以及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書評雜誌《倫敦書評》的精選圖書，將眾多書評人和愛書人的聲音引入店中，更配合「有態度的書架」等名家薦書專櫃，在亮眼的店面設計裝潢之外，為店內增添情意與溫度。

書店，晨昏寒暑，見證無數相逢與相知。而正是書與人、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才令到這些有書的空間，不論在山林之間或雲端海上，都充滿活力與生機。



設「豆瓣專區」。位於上海中心大廈的朵雲書院內。作者攝

## 梭羅河初見



域外漫筆  
東瑞

爪哇島的三寶壟、日惹、梭羅、峇都，我沒到過的只有梭羅。其他三個古城，雖然去過好幾次，但每次走馬看花，因此還是興致勃勃地參觀。像日惹的婆羅浮屠大佛塔，去一次怎夠？

對梭羅的期待，倒非因為沒去過，更重要的是被歌曲《美麗的梭羅河》所吸引。梭羅市安排在古城遊的最後一天，只有一天的行程。當天參觀了蘇丹皇宮和峇迪店，眼看一天將盡，在車上，我又忍不住問了導遊會到梭羅河參觀嗎？他依然說會的，會，但不是現在。我暗念，這次千萬不要擦身而過，失之交臂。

我想知道梭羅這個城市的遊客可能不太多，畢竟在印尼城市大小的排名榜上它也不靠前。但文學藝術的影響力甚大，比如很多人到蘇州一定要去看寒山寺，那是因為張繼那首《楓橋夜泊》寫得實在太美了，寒山寺因此名揚四海。同樣，梭羅河也是因這首《美麗的梭羅河》而遍傳亞洲多地。

《美麗的梭羅河》由印尼著名音樂家格桑(Gesang Martohartono)在一九四〇年創作，是一首具有印尼民歌風的作品。其曲調氣勢遼闊悠遠，抒情氣息濃重，蕩氣回腸，表達了印尼人熱愛生活和土地的願望，富有感染力。這首歌曲印尼語是Bengawan Solo，後有多種語言版本的演繹，歌名又譯為「曼卡灣梭羅」、「文雅灣梭羅」。

以前看寒山寺，但見周圍一片現代燈火，處處燈籠、店

鋪，商業氣息瀰漫，與詩詞中描述的那種迷離、神秘的氣氛有所不同。而梭羅河，早前讀過別人的遊記，感覺現實中的梭羅河也不如歌詞寫的那樣壯觀、那樣遼闊和優美。因此，到梭羅河之前，也做好了思想準備，沒有過高期望。

離開梭羅時，旅遊車往西爪哇方向開，過了好一陣子，導遊在車上說，梭羅河快到了，可以跟我下車，我帶你們去，替你們拍照。至此才發現全車只有我和妻子下車去參觀。

下車後還是看不到河流，主要公路兩邊都種植了密密的樹木，樹木之後還有高高的圍欄圍住，什麼也看不到。我們跟導遊過馬路，導遊讓我們在圍欄外馬路邊稍等，他和看守的人說明來意——香港來的遊客想看看梭羅河並拍照。看守人才在一個鐵製的小平台上打開小門的鎖，我們登上平台，縱目望遠，目之所及是梭羅河近公路一側都圍起圍欄，好像在進行什麼工程。梭羅河河水渾黃，倒也不太狹窄，對岸是叢叢林木，最早的陽光強烈，照射着河面。我們以河為背景拍照留念，也許角度逼仄，空間太小，面部反光，效果都不太理想。

我們怕車上的旅伴等得太久，趕緊下了平台，妻子塞給看守人一點小費。就在要過馬路回車上時，才發現路側有一列用各種顏色豎立的大木牌，那是印尼文的梭羅河「BENGAWAN SOLO」，我們站在其左側拍了一張，總算「到此一遊」了。

終於看到格桑在八十三年前歌頌的梭羅河了，他哪會想到八十三年後，有一對老夫婦特地在旅途中下車探望梭羅河，向他致敬呢。



客居人語  
姚船

國內一位朋友的外甥來多倫多讀書，抵埗後安置好，遂帶着他舅父送我的禮物——鐵觀音茶葉，來家裏探訪。我們請他留下晚餐。

閒聊時，他突然問內子：「阿姨，你每天早上去跳廣場舞嗎？」內子先是一愕，馬上含笑搖頭。他有點驚奇道，「我媽媽和鄰里那些大媽，可是每天一早都到小區的角落跳舞。碰到下雨天出不去，那可有趣，她在家裏這邊跳跳腳，那邊擺擺手，我爸說她瘋了，我笑她像個專業舞蹈家。」逗得我們也笑開了。

也許笑聲沖淡了他的拘謹，他放開話題，接着說：「她們呀，把樹旁那小片地方視為『賣地』。我媽常說，一走到那裏，音樂一響，跳起廣場舞，心裏就亮堂，什麼煩事都沒有。」他望着內子，「阿姨，你應該去跳廣場舞。」

他初來乍到，未感受到環境、氣候乃至文化習俗，跨國有很大不同。加拿大雖然幅員遼闊，但冬天滿地冰雪，除了滑雪溜冰，



英倫漫話  
江恆

在人類未解之謎中，英國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無疑名列前茅，數百年來人們圍繞水怪是否真實存在一直爭論不休，尼斯湖中心宣布要在八月底啟動半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水下搜尋活動，希望能揭開真相。

發現水怪的尼斯湖是英國蘇格蘭高原北部大峽谷中的一個內陸湖，面積不算太大但卻很深，平均深度達二百米，最深處有近三百米。作為終年不凍的淡水湖，這裏偏僻幽靜，魚類資源豐富，在地理條件上確實適合水怪生存。雖然早在公元七世紀，就有流傳尼斯湖中有巨大水怪襲擊人類，故事也講得繪聲繪色，但都屬空口無憑，人們將信將疑。直到一九三四年，英國著名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拍攝了一張黑白照片，上面赫然有水怪模樣，不僅轟動了世界，也讓尼斯湖水怪變得似乎確有其事。

對於威爾遜拍攝的經過，法國學者戴維斯·西蒙在《消失的動物》一書中有所描述，當時他正駕車沿着湖北岸行駛，突然注意到水中有東西在移動，於是連忙停車用相機拍下了水。照片十分清晰，但還是顯出了它的大致特徵：伸出湖面的脖子長長的，頭部扁小，完全不像任何一種水生動物，倒是與七千多年前滅絕的巨大爬行動物蛇頸龍十分相似。由於二十世紀正值「恐龍潮」在全球瀰漫，「水怪就是蛇頸龍」的假說佔據了主導，有的科學家甚至推測，這隻水怪就是蛇頸龍的後裔，是逃脫地球大災難遺留下來的恐龍家族中的一員，後來目擊者所描述的水怪形狀，也幾乎沒有脫離水棲恐龍的樣子。

此後數十年間又不斷有人拍下水怪出沒的「證據」，比如一九六〇年，英國航空工程師斯德伯拍攝到的照片，可明顯地看到一條黑色長頸的巨型生物游過尼斯湖，英國軍方分析的結論是：「那東西大概是生物」，被視為尼斯湖水怪存在的最有力證據之一。二〇〇九年，有人宣稱在谷歌地圖上發現尼斯湖水怪，身長約二十米，身後尾隨着一些細繩狀物體，與侏羅紀初期蛇頸龍的形態一模一樣。二〇一八年，有遊客在尼斯湖拍下的照片顯示，離岸邊約十五公尺的水下有東西存在，有頭

## 心中一片彩虹地

哪適合戶外跳舞？不過，喜歡跳舞的人，總會湊在一起，尋找一小塊安靜的地方，讓雙腳歡快旋動、令自己身心愉悅。夏天早上，我在附近公園樹下，常會看到一小群人在跳扇舞，只是完全沒有跳廣場舞那種激烈昂揚、令人心潮澎湃的音響，因為法例禁止噪音騷擾。

鄰居大媽說，她從未跳過舞。但她心中的「賣地」，是他們在後園開闢出來的菜地。夫婦倆前些年和兒子住在一起，孫子孫女長大了，趕上女兒生小孩，兩人又搬過來幫忙。以前在鄉下種過田，駕輕就熟揮舞鋤頭，沒幾天就把一片草地變成「良田」。菜園除了有油菜、芥菜、茄子、番茄等時蔬，也有長豆、扁豆和節瓜、苦瓜、合掌瓜等上架農作物。一片鬱鬱蔥蔥。

不論朝霞輝映、烈日當空或夕陽西下，幾乎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在菜園裏晃動。每天屋裏屋外不停來回辛勞，換來豐收的喜悅。有一次，隔着鐵網圍欄，大家見面打招呼聊起來。她瞄一眼我們的小花園，又轉頭瞅一下自家的菜園，不無驕傲地說：「種花看着美，種菜有得食，又鮮又嫩，超市都買不到。」我想，除了照顧後輩，這普普通通的

菜地，也給她帶來無限快樂。

快樂有時真的很簡單。不必豪宅觀車，也毋須名氣掌聲。它只是每個人對自己生活的體味和感悟。有位文友，與子孫同住。房子不大，三代人在一起，空間比較窘迫。他和老伴住一個小房間，舊書桌被「擠」在角落。但他卻形容那是自己歡樂的小天地，曾對我們說：「一坐到桌子前，就感到心靈放飛，看古今中外，觀世界風雲，足矣。」

一處跳廣場舞的地方，一小片種瓜菜的菜地，甚至只能擺放書桌的睡房一角，成了喜愛者心中的樂土。有人在音樂聲中，用節奏的舞動釋放自己；有人用自己的汗水，創造綠色成果；有人在電腦屏幕上，自在地閱讀寫作……沉浸其中，自得其樂。

快樂，很多時候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的慾望，也許是無止境的，像一個填不滿的黑洞，只有當自己醒悟，適時「煞車」，才能拋開無謂的煩惱和痛苦，用樸實的願望，去開啟純潔的心扉，讓笑容趕走皺起的眉頭，感恩生命的滿足。正如夏天一場大雨，洗滌了天地。心中，同樣有一片美麗的彩虹。

## 尋找水怪



▲尼斯湖位於蘇格蘭高地，因「尼斯湖水怪」傳說而聞名於世。法新社

部，頭部呈鉤狀。有趣的是，有多少人相信水怪的存在，就有多少人表示懷疑，而那些質疑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威爾遜那張照片裏的水怪，若干年後便被揭穿就是一艘配有海蛇頭的玩具潛艇，其他許多發現也是惡作劇，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提供一個實打實的證據，哪怕是一片鱗甲或一塊糞便。

人們也曾對尼斯湖進行多次搜索，比如上世紀七十年代，英美等國聯合組織大型考察隊，派出二十多艘考察船排成一字長蛇陣，在尼斯湖上拉網式地駛過，企圖找到水怪，但除了錄下一些聲吶資料之外，一無所獲。近些年使用潛水艇和自動攝影裝置，同樣無功而返。有科學家猜測，所謂的水怪可能是巨型海鯢、水獺等生物，或者純屬視覺誤會，例如由於光線的折射，形成類似水怪的陰影，抑或尼斯湖底斷層在地震活躍期從水底釋放出的氣泡所導致的幻覺效應。

英國歷史學者大衛·沃克在《簡史：世界隱秘知識博庫》一書中，引述一位英國工程師的觀點，指尼斯湖水怪並不是動物，而是古代的松樹。一萬多年前，尼斯湖附近長有許多松樹，冰期結束時湖水上漲，許多松樹沉入湖底。由於水的壓力，樹幹內的樹脂排到樹體表面，而由此產生的氣體排不出來，這些松樹有時就會浮出水面，在水面上釋放出一些氣體後又沉入水底。這在遠處的人看來，就像是水怪的頭頸和身體。

蘇格蘭古生物學家艾爾莎·潘奇羅利

在《地球：生命傳記》一書中也認為，雖然我們喜歡把這些生物想像成中生代海洋爬行動物的後代，但事實證明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沒有化石表明海洋爬行動物在七千多萬年前的大滅絕中倖存下來。一個物種延續到今天需要幾百萬代的努力，所以它們的存在是很難被忽視的。從地質特徵來看，尼斯湖形成於最後一個冰期，這個冰期在一萬年前才結束，顯然這些傳說缺少科學依據。

那麼是什麼讓人類對尼斯湖水怪傳聞樂此不疲？按學術界的說法，在某些文化中，水怪被認為是神聖的存在或具有神秘的力量，因此人們願意相信並傳承這些傳說。例如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的水妖、日本民間傳說中的河童等。此外，人類對未知的渴望和探索慾望，也常常促使他們相信超自然或神秘的存在，水怪傳說則提供了一種幻想和想像的空間。如同著名的英格蘭「麥田怪圈」現象，起初以為只有不尋常的智慧生物，以非常遼闊的視野，才能製造出這樣巨大而神秘的圖形，但事後證明不過是人們用木板、繩子和一個用金屬絲製成的瞄準器製造出來的騙局。另外，相信水怪等傳說也可以滿足人類的一些心理需求，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人類對未知和不可控制性的恐懼感。

不管怎麼說，尼斯湖中心此次將使用頂尖設備和儀器尋找水怪，包括從空中拍攝水域熱圖像的無人機等，而近期全球高溫令水位下降，也給搜尋提供了便利，至於結果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市井萬象

## 貓之由來

「貓之由來——貓科動物的演化」公益展正在北京的國家自然博物館舉行。該展覽共展出生物標本三十八件，綜合展板、互動遊戲和多媒體視頻等多種形式，展示了各地質歷史時期的貓科動物化石、復原圖，詳細講述四十一種現生貓科動物及其分布情況，系統介紹貓科大家族從古到今的演化歷程以及其在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新社